



醫科第一屆
綠杏編輯委員會總幹事

胡俊弘

羅鎮日記

綠杏社諸同仁：

接五月六日來函，囑為綠杏十週年寫稿，因時間匆促，目前進行中的研究工作又十分繁忙，乃利用 coffee break 構想了一下，決定採用日記體裁，是報導文學中的一個型式。沒時間去多找資料，去修飾文字，信筆寫來，雜亂之處，敬請原諒。又因此地找不到標準中文稿紙，祇好用報告紙，增加排版檢字困難也敬請諸兄海涵！

弟客遊海外，轉眼已快四年，但關懷母校及綠杏之情，未曾稍減，執筆之際，感慨萬千，謹此祝諸兄成功，綠杏更成長，母校更壯大。弟已兩年未接綠杏，原因不明，如方便的話，能否賜寄自 1970 年 6 月後的綠杏。隨信寄上美金支票十元一紙，算是為綠杏十週年生日慶。盼今後多聯繫。

祝成功。

弟 胡俊弘

5 月 14 日

明州旅次

羅 鎮 日 記

3 月 17 日：

今天是綠意盎然的愛爾蘭聖巴特利節日 (St. Patrick's Day) 雖然水銀表仍徘徊在華氏三十度左右，但對居住在北國的人們，盼望已久的春之前奏曲總算響起了第一個音符。今天自助餐廳的蛋糕、點心、冷飲都是綠色裝飾。早晨咖啡時間和歐基佛及波特兩同事討論昨天入院病人。波特和我先向歐基佛慶賀一下，因為他是愛爾蘭人。歐基佛說他昨天 work up 五個新病人，一直埋怨著說皮膚科對他是 complete new game，他是內科住院醫師，到皮膚科兩個月是他自己選修的。原以為可過個輕鬆寫意的半假期，沒想到此地皮膚科的 pace 竟是如此緊促。consultant 山姆醫師今天會晚一點來，因為他是本地小學曲棍球隊義

務教練，今天是他們的隊慶什麼的，他必須去和小組隊慶祝一下。曲棍球是明州最風行的冬季運動之一，尚且十而不惑的年青州長安德生便是當年的曲棍球明星。

4 月 × 日

早晨七點半的 OPD meeting 討論七個病人，要談常見的病例，但各有其特點及教育意義。一個病人在 Nasolabial fold 有 flap grafting，不用問病歷，大夥會認為這是 Basal cell epithelioma，尤其是 Sclerosing type，後來放了 graft 前的照片，那個腫瘤更像 Basal cell epithelioma。但病理切片是 Reticulum cell sarcoma。中年婦人多年慢性 discoid lupus erythematosus，初期治療後，不用藥物亦保持良好情況，即

之交，經常復發，此種病人夏季來臨前，給 chloroquine 作預防性治療，可給病人一個平靜的夏天。兩個 Scleroderma 都是女病人，一個是 Acrosclerosis，另一個是 Generalized morphea，各代表不同的 presentation 及 prognosis。一個 Livedo Vasculitis，在兩旁地方作了 graft，但新的 lesions 仍然產生。需 work up for polyarteritis nodosa, emboli 及 Cryoglobulinemia 等等。一個女病人 Sjögren's Syndrome 及 facial telangiectasia，百分九十九是 Lupus erythematosus。另一個病人是最普通的 Lichen planus，但局限於兩膝內側，drug history 很重要。

中午，比爾醫生給了一個 Seminar，我們科裏同事都熟悉他的實驗，此次是專講給 plastic surgery 同事們聽。異體皮膚移植的抗拒是預期的，但異體皮膚經組織培養後再移植，效果奇佳。他作了一系列的實驗，白人、黑人皮膚互相移植，男女兩性皮膚互相移植等。有一個病人移植後，產生 contact dermatitis to neomycin，很有趣的是，病人同體皮膚移植處有反應，而異體皮膚移植成功處沒有反應，顯示 cell-mediated immunity 在異體皮膚移植處消失了。這個實驗如果大量使用，將可建立“Skin Bank”，戰場燒傷的處置將更方便。由這個實驗所表現的 immunologic information 更是豐富。

4月×日

梅肯醫學院第一期新生經審核後已決定四十人，絕大數是明州子弟，因為州政府在通過給予每年二十萬元補助時，曾要求每年錄取相當比率的明州青年，算是「有條件的捐助」。第一期新生將於今秋開學。錄取新生當中有黑人，有女孩子，這也是當今的趨勢。

去骨科病房看會診 candidiasis, contact dermatitis to methiolate、to cast 是骨科病房常見的皮膚病。碰倒骨科住院醫師莫爾，問他最近骨科行情，assist 多少個 total hip arthroplasty 了，他說記不清了，骨科在過去二年半裡，作了 2000 個 total hip arthroplasty，這是英國醫生開始作的，但 Mayo 的 Orthopedic Surgery 急起直追，短短二年半裡成績驚人。從另一個角度看，Hip arthroplasty 比 Organ transplantation 意義大，因為需要作 hip arthroplasty 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因此這個手術造福病家之大之衆，是很了不起的。

4月×日

今天值班，新住院病人有六個，從 Alaska 來的木匠 psoriasis 接受 Goelcberman 治療，但此人 alcoholic，需 work up hepatic condition，需要 psychiatry consultation。兩個小兒科病人，一個是 atop dermatitis

，almost total blindness & herpes keratoconjunctivitis 很值得同情的孩子，他的 Immunologic background 經過幾次掃地氈式的檢查，可能 transfer factor 是唯一的積極治療方法罷？另一個小孩是 dermatitis herpetiformis，但須要 immunofluorescent 及病理檢查，childhood bullous dermatitis 仍是很混淆的症群。加州來的康那爾太太，也是個複雜的病例，三年來為 generalized bullous dermatitis 所纏，臨床上像 pemphigus vulgaris，但要作其他 immunology 及病理檢查。

夜間巡視病房，特別多花了十分鐘和蒙他那州來的老處女葛林小姐談談。問她為何不遠千里從西部坐火車來此看病，她語氣認真虔誠的說：「我和姊姊瑪格麗都是誕生在明州，三十年前去蒙他那州教書，就在那裡定居下來，兩人相依為命。在我們心目中，有病一定找 Mayo Brothers。」葛林小姐兩腿的 dermatitis 在當地治療了一段時間，我發現原來是 contact sensitivity to paraben，怪不得藥膏天天猛擦，不但不見好轉，反而日漸蔓延。祝福她回蒙他那州後健康愉快。

5月×日

羅鎮終於換上了 1972 年新裝，居住在北國的人們對春的盼望特別殷切。四月裡，雪花仍輕飄，這個星期似乎一夜之間，大地甦醒，翠綠清新，羅鎮的人們總算浸浴在吹面不寒的春風裡了。

5月 5 日

在電梯碰到鮑勃，他是個「老牌」技術員，常誇言他當年在 Dr. Kendall 實驗室幹過，親眼看到副腎腺皮質荷爾蒙的結晶成功。我問他曉得 Dr. Kendall 已經在昨天逝世於新澤西州，享年八十六。鮑勃傷感地說 Dr. Kendall 真是個偉大的真正學者。

Dr. Kendall 於 1914 年加入 Mayo clinic 陣容，第一個分離結晶甲狀腺荷爾蒙，並於 1950 年和 Dr. Philip Hench, Dr. Tadens Reichstein 榮獲諾貝爾醫學及生理獎金，主要由於他們對 adrenal cortical hormone 的分離合成研究及臨床應用。從 Mayo Clinic 退休後，回東部老家靜居，並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當客座教授。

5月 6 日

今天的 Medical Grand Round 由本科的修特醫生和 NIH 的幾位專家，討論 Bending phenomenon in FTA-ABS test，相當高的比例可發現於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下午開車去郊外兜兜風：小麥肥，玉米香，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中西部大平原特殊的自然景觀。翠綠大地給耕耘者帶來無比歡欣舒暢，開啟新希望，承接莊嚴的肩擔，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

5月8日

尼克森總統電視宣佈美軍將實施空中佈雷封鎖海防及北越其他重要海港。這是一個爆炸性的宣佈。兩年前此時他宣佈美軍進攻高棉也同樣引起全國民心的浮動。自上月北越正規軍傾巢南侵後，美國的動向反應一直是全球所矚目關心。繼轟炸海防、河內後，北越的攻勢並未見消滅，而尼克森莫斯科之行在即，他不得不採取一些行動。一般美國朋友認為封鎖海防是應該的，雖然在戰術、戰略觀點都顯得太遲了，但坐視南越受侵，置數百名戰俘命運不顧而一舉撤兵，一如某些人的主張，則無論如何是不智之舉。在政略上，封鎖海防雖不是最上策，但總算在當前的態勢下，下策中的上策罷！

5月10日

接母校綠杏總編輯蔡世澤同學來信，囑寫稿以為綠杏十週年之慶。

十年前，當我還是大二時，一方面為了興趣，一方面也感到學生刊物之重要，乃和沈政男、陳惠亭、林政文、周建陽諸兄創辦一份屬於北醫同學自己的刊物，經費是個問題，當時我們知道一些位我國醫界前輩有個同學會——綠杏會。本學院創辦人中，胡水旺先生、侯炎先生以及董大成教授等前輩都是綠杏會的會友，那個時候正好是他們畢業二十五年，我們乃和這些前輩們請教，當即獲得熱烈贊助，據說他們在畢業初幾年，也曾發行會刊，但後來事業工作一忙也就停攔下來，現在有這些北醫的小朋友們願意辦個學生刊物，他們非常願意在精神及經費方面大力支持。我們這幾個人，也就更積極地籌備發刊了。雖然有一句名言“要想和誰過不去，勸他辦雜誌！”我們這幾個人似乎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一群大傻瓜罷！關於刊物的名稱，幾經商討，也覺得“綠杏”這個名稱很不錯。尤其台大有青杏，高醫有南杏。杏者代表醫藥神聖工作，綠杏代表生機蓬勃，而老綠杏會的前輩們又不遺餘力的贊助我們，因此乃決定取用「綠杏」為我們北醫學生刊物的名稱。我們也和老綠杏會友們請教過，他們一致同意。從那時起，綠杏不再僅僅代表他們那幾十個人，而是一個廣義的名稱。所有有志向，有抱負的醫藥新起的一輩，都是綠杏。

今天眼看綠杏將步入十週年，內心感觸無窮。周建陽在新澤西州，沈政男在日本名古屋，陳惠亭回國短居又再度來美，陳伯源，沈邦琪在Buffalo。當年為綠杏的誕生而出力的人太多太多了，尤其在我們這些人交出棒子給後期同學們，如黃昭彥等等。先後獲得兩次大專青年刊物冠軍，真是令人興奮，在此向綠杏的同學們致最高敬賀，祝綠杏不斷成長，願母校更加壯大。

5月11日

將近一百位來自全美的熱心人士，今天齊集羅鎮，他們是為Mayo Institution 的長期發展計劃而來，包括有老牌西部影星倫道夫·司各脫。當局並在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一項美金二千五百萬元的擴建計劃；九層的Life Science Building 及五層的Laboratory Medicine Building。建築完成後，羅鎮將更蓬勃向榮了。來賓當中都很讚美 Mayo 的成就，有人形容之為“Bona Fide Bit of Americana”，這中西部的小鎮人口不過六萬，二十世紀初期，Mayo Brothers 在此奠基，日漸壯大，形成如此崇高的地位。

5月×日

The Road Not Taken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 Robert Frost —

常有朋友問我為何選擇dermatology，我很喜愛Frost的詩，上面這首詩也似乎是我的看法。

5月×日

開車經過銀湖畔，向棲息在湖濱的雁群們祝福。銀湖畔成千的加拿大鴻雁是羅鎮最具詩意，最富靈性的一群，他們飛翔在羅鎮秋空，瀟灑挺俊，他們在華氏零下三十度，湖中冰霧迷濛中漫步！歲寒中的英傑也。

大約距今165年前，早期的拓荒者曾一再描述那成千美麗英挺的加拿大鴻雁，漸漸地鴻雁棲息的沼澤地區開辟良田，這些靈性的一群慢慢地消聲匿跡了。大約十年前，他們似乎逐漸地重生了，在北達克達州，愛渥華州都有他們的影跡。在北達克達州的Jamestown 並有專門研究中心，研究加拿大鴻雁的生活，預期不久的將來，成千的加拿大鴻雁將為大自然添上更富詩意的一筆。更具意義的，加拿大鴻雁是那麼超俗脫塵，英挺靈性，歲寒中奇傑，代表著不畏風寒，不懼打擊的品質性格，祝福他們！

1972年5月於

明州羅鎮旅次